

## 第十九回

### 李侍郎拼命骂番王 崔总兵进衣传血诏

诗曰：

破唇喷血口颊开，毡笠羞看帝主来。

莫讶死忠惟一个，党人气节久残灰。

话说当时兀朮将秦桧留住，不放还朝；命将赵王尸首，教秦桧去掩埋了。又问张邦昌道：“如今殿下已死，还待怎么？”张邦昌道：“如今朝内还有一个九殿下，乃是康王赵构，待臣再去要来。”遂辞了兀朮出营。来至朝内，见了道君皇帝，假意哭道：“赵王殿下跌下马来，死于番营之内。如今兀朮仍要一个亲王为质，方肯退兵。若不依他，就要杀进宫来。”道君闻言，苦切不止，只得又召康王上殿。朝见毕，道君即将金邦兀朮要亲王为质、赵王跌死之事一一说知。康王奏道：“社稷为重，臣愿不惜此微躯，前往金营便了。”二帝又问：“谁人保殿下前往？”当有吏部侍郎李若水上殿启奏：“微臣愿保。”遂同康王辞朝出城，来至番营，站在外边。

那张邦昌先进番营，见了兀朮奏道：“如今九殿下已被臣要来，朝内再没别个小殿下。”兀朮听了，恐怕又吓死了，今番即命军师亲自出营迎接。李若水暗暗对康王道：“殿下可知道‘能弱能强千年计，有勇无谋一旦亡’？进营去见兀朮，须要随机应变，不可折了锐气。”康王道：“孤家知道。”遂同哈迷蚩进营，来见兀朮。

兀朮见那康王，年方弱冠，美如冠玉，不觉大喜道：“好个人品！殿下若肯拜我为父，我若得了江山。还与你为帝何如？”康王原意不肯，听见说话是“愿还他的江山”，只得勉强上前应道：“父王在上，待臣儿拜见。”兀朮大喜道：“王儿平身。”就命康王从后营另立帐房居住。只见李若水跟随着进来，兀朮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李若水睁着眼道：“你管我是谁人！”随了康王就走。兀朮就问军师道：“这是何人？这等倔强。”哈迷蚩道：“此人乃是宋朝的大忠臣，现在做吏部侍郎，叫做李若水。”兀朮道：“就是这个老先生，某家倒失敬了。天色已晚，就留在军师营前款待。”

次日，兀朮升帐，问张邦昌道：“如今还待怎么？”邦昌道：“臣既许狼主，怎不尽心？还要将二帝送与狼主。”兀朮道：“怎么样送来？”邦昌道：“只须如此如此，便得到手。”兀朮大喜，依计而行。

且说张邦昌进城来见二帝道：“昨日一则天晚，不能议事，故尔在北营歇了。今日他们君臣计议，说道：‘九王爷是个亲王，还要五代先王牌位为当。’臣想道：这牌位总之不能退敌，不如暂且放手与他，且等各省勤王兵到，那时仍旧迎回便了。”二圣无奈，哀哀痛哭道：“不孝子孙，不能自奋，致累先王！”父子二人齐到太庙，哭了一场，便叫邦昌：“可捧了去。”邦昌道：“须得主公亲送一程。”二帝依言，亲送神主出城。方过吊桥，早被番兵拿住。二帝来至金营，邦昌自回守城，不表。

且说二帝拿至金营，兀朮命哈军师点一百人马，押送二帝往北。那李若水在里面，保着殿下，一闻此言，忙叫秦桧保着殿下，自己出营大骂兀朮，便要同去保驾。兀朮暗想：“李若水若至本国，我父王必然要杀他。”乃对军师道：“此人性傲，好生管着，不可害他性命。”军师道：“晓得。狼主亦宜速即回兵，不可进城；恐九省兵马到来，截住归路，不能回北，那时间性命就难保了。依臣愚见，狼主不如暂且回国，来春再发大兵，扫清宋室，那时即位如何？”兀朮闻言称是，遂令邦昌守城，又令移取秦桧家属，回兵不表。

且说二帝蒙尘，李若水保着囚车，一路下来。看看来到河间府，正走之间，只见前面一将俯伏接驾，乃是张叔夜。君臣相见，放声痛哭。李若水道：“你这奸臣，还来做甚？”叔夜道：“李大人，我之投降，并非真心。因见陆登尽节，世忠败走，力竭诈降，实望主公调齐九省大将杀退番兵，阻其归路。不想冰冻黄河，又将宗泽、李纲削职为民。不知主公何故，只信奸臣，以致蒙尘。”说罢，大叫一声：“臣今不能为国家出力，偷生在此，亦何益哉！”遂拔剑自刎而死。二帝看见，哭泣而言道：“孤听了奸臣之言，以致如此。”李若水对哈迷蚩道：“你可与我把张叔夜的尸首掩埋了。”军师遂令军士们葬了张叔夜，押二帝往北而进。

却说一路前来，李若水对哈迷蚩道：“还有多少路程？”哈迷蚩道：“没有多少远了。李先儿，你若到本国，那些王爷们比不得四狼主喜爱忠臣，言语之间须要谨慎。”李若水道：“这也不能。我此来只拚一死，余外非所

知也!”

不一日,到了黄龙府内,只见那本国之人,齐来观看南朝皇帝;直至端门方散。哈迷蚩在外候旨。早有番官启奏狼主:“哈军师解进两个南朝皇帝来了。”金主闻奏大喜,说道:“宣他进来。”哈迷蚩朝见了老狼主,把四太子进中原的话说了一遍,道:“先令臣解两个南朝皇帝进来候旨。”老狼主道:“如今四太子在于何处?”哈迷蚩道:“如今中国虽然没有皇帝,还有那九省兵马未服,故此殿下暂且回国,在后就到。等待明春扫平宋室,然后保狼主前去即位。”老狼主大喜,一面吩咐摆设庆贺筵宴,一面令解徽宗、钦宗二帝进来。

番官出朝,带领徽、钦二帝来到里边,见了金主,立而不跪。老狼主道:“你屡次伤害我之兵将,今被擒来,尚敢不跪么?”吩咐左右番官:“把银安殿里边烧熟了地,将二帝换了衣帽,头上与他戴上狗皮帽子,身上穿了青衣,后边挂上一个狗尾巴,腰间挂着铜鼓,带子上面挂了六个大响铃,把他的手绑着两细柳枝,将他靴袜脱去了。”少刻,地下烧红。小番下来把二帝抱上去,放在那热地上,烫着脚底,疼痛难熬,不由乱跳,身上铜铃锣鼓俱响。他那里君臣看了他父子跳得有兴,齐声哈哈大笑,饮酒作乐。可怜两个南朝皇帝,比做把戏一般!这也是他听信奸臣之语,贬黜忠良之报。

下边李若水看见,心中大怒,赶上来把老主公抱了下去,又上来把小主公抱了下去。老狼主就问哈军师:“这是何人?”哈迷蚩道:“这是他的臣子李若水,乃是个大忠臣。四狼主极重他的,恐老狼主伤他性命,叫臣好生看管他,如若死了,就问臣身上要人的,望乞吾主宽恩!”老狼主道:“既然如此,不计较他便了。”军师谢恩而起。

只见李若水走上前来,指着骂道:“你这些囚奴,不知天理的!把中原天子如此凌辱。不日天兵到来,杀至黄龙府内,把你这些囚奴杀个干干净净,方出我今日之气!”这李若水口内不住的千囚奴、万囚奴骂个不休不了。那老狼主不觉大怒,吩咐小番:“把他的指头割去。”小番答应下来,把李若水手指割去一个。若水又换第二个指头,指着骂道:“囚奴!你把我李若水看做什么人?虽被你割去一指,我骂贼之气岂肯少屈?”狼主又叫:“将他第二个指也割去了。”如此割了数次,五个指头尽皆割去了。李若水又换右手指骂,狼主又把他右手指头尽皆割去了。李若水手没了指头,还

大骂不止。老狼主道：“把他舌头割去了。”那晓得割去舌头，口中流血，还只是骂。但是骂得不明白，言语不清，只是跳来跳去。众番人看见，说道：“倒好取笑作乐。”众番官一面吃酒，一面说笑。那外国之人，俱席地而坐的。过了一会，都在上酒之时，不曾防备李若水赶将上来，抱住老狼主，只一口咬了他耳朵，死也不放。那老狼主疼痛得动也动不得。那时大太子、二太子、三太子、五太子，文武众官，一同上来乱扯，连老狼主的耳朵都扯去了。把李若水推将下来，一阵乱刀，砍为肉泥。正是：

骂贼忠臣粉碎身，千秋万古孰为怜？

不图富贵惟图义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

又诗曰：

元老孤忠节义高，牛骥堪羞同一皂。

身骑箕尾归天上，气作山河壮宋朝。

当时，众番官俱各上前来请老狼主的安。那哈迷蚩悄悄着人收拾了李若水的尸首，盛在一个金漆盒内，私自藏好。那老狼主叫太医用药敷了耳朵，传旨：“将徽、钦二帝发下五国城，拘在陷阱之内，令他坐井观天。”

过不得一二十天，兀朮大兵回国，拜见父王奏说：“臣儿初进中原，势如破竹。”老狼主大喜。又说起被李若水咬去一只耳朵之事，兀朮再三请安。老狼主又传旨，命番官分头往各国借兵帮助，约定来年新春一同二进中原。按下慢表。

再说当年宋朝代州雁门关有个总兵崔孝，失陷在于北邦，已经一十八年。善于医马，因此在众番营里四下往来，与那些番兵番将个个合式，倒也过得日子。这日听得二帝囚于五国城内，便取了两件老羊皮袄子，烧了几十斤牛羊脯，又带了几根皮条，来至五国城，对那些平章道：“我的旧主，闻得在此，望众位做个人情，放我进去见他一面，也尽我一点忠心。”众平章道：“若是别人，那里肯放他进去？若是你，我们常有烦你之处，就放你进去看看。但是就要出来的。”崔孝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那平章开了门，放了崔孝进去。崔孝一头走，一头叫道：“主公在那里？主公在那里？”叫了半日，不见答应，自语道：“你看这许多土井在此，叫我向何处去寻。”崔孝本是个年老的人了，从早至午，叫了这半日，有些走不动了，不觉腰里也酸痛了，只得蹲在地下睡倒了。

忽然耳中听得叫：“王儿。”又听得：“王儿在此。”崔孝道：“好了，在这里了。”便高叫：“万岁，臣乃代州雁门关总兵崔孝。无物可敬，只有些牛羊脯并皮袄两件，愿主上龙体康健！”遂将牛皮条把衣食缚了，送下井去。二帝接了，道声：“难得你一片好心。”崔孝道：“中原还有何人？”二帝道：“只为张邦昌卖国，将赵王驱入金邦跌死；只有一个九殿下康王，又被他逼来在此为质，中原没有人了。”崔孝道：“既有九殿下在此，主公可写下诏书一道，待臣带着，倘能相遇，好叫他逃往本国，起兵来救主公回国。”二帝道：“又无纸笔，叫寡人如何写得诏书？”崔孝道：“臣该万死，主公可降一道血诏罢。”二帝听了，放声大哭，只得暗里把白衫扯下一块，咬破指尖血书数字，叫康王逃回中原即位，重整江山，不失先王祭祀。写了，就缚在皮条上。崔孝吊起来，藏于夹衣内，哭了一场，辞别二帝。二帝哭道：“朕父子陷身于此，举目无亲，今得见卿，如同至戚。略叙数言，又要别去，岂不叫朕痛杀？”崔孝道：“主公保重龙体，臣若在此，自必常常来看陛下也。”说罢，遂别了二帝出来。众平章见了，大喝一声：“崔孝，你干得好事！”叫小番：“与我绑去杀了！”崔孝吃了一惊，真正是：

头顶上失了三魂，足底下走了七魄。

不知崔孝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